

BIANHU

拒绝辩护

吴伟民 著

白鹤律师被当庭拒绝辩护，
气恼、无望而又伤感。
蓝天律师深情地宽慰他，
他们相约上了大海的一个绿岛。

.....

是白荷绽放，
还是红梅迎春？
是细雨滋润桃花，
还是冬日暖照雪莲？

孤岛月夜，
白鹤、蓝天

双双倒在柔软洁净的沙地上，
他们一个是流淌万里而落下的瀑布，
一个是等待千年而敞开的深潭，
相触时，
他们只有浪花，
那是洁白无瑕的浪花，
那是激荡心魂的浪花！

长篇小说

拒绝保护

吴伟民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拒绝辩护/吴伟民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3

ISBN 7-5396-2225-3

I. 拒…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618 号

拒绝辩护

吴伟民 著

责任编辑:欧子布

出版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30,000

印 数:2000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225-3

定 价: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摄影师与女模特的是非故事	1
二、留美博士断然回国做律师	23
三、“死刑犯人”不能出庭当原告	38
四、残疾妹弹奏《春江花月夜》	54
五、律师、被告人同戴一副手铐	68
六、大胡律师乔装商人救人质	87
七、刑警队探访枫林大酒店	102
八、恶村长逼死村民有罪无罪	116
九、女律师应邀观赏音乐会	133
十、美丽的植物人流出眼泪	150

十一、兄妹先后遭遇恐怖电话	164
十二、涉嫌杀人犯拒绝律师辩护	180
十三、慈善母亲透露女儿情感日记	197
十四、教堂里医生聆听圣经故事	216
十五、落崖女临终前说出“不”字	232
十六、千百果农请律师状告政府	246
十七、孤岛月夜没有哀求的声音	261
十八、父亲酒后道出女儿凄惨真情	277
十九、白律师打电话求助公安局长	296
二十、飞雪中有两束盛开的鲜花	316

因为还没开发，天牛降的山川自然古朴、幽静得有些怕人，摄影师东方之一终于邀请到了他的摄影模特冷月登上大山的忽儿峰，他要在这无人光顾的景区，拍摄创作出美妙绝伦的人体艺术作品。

东方之一，可不是一般玩摄影的，准确地说，他已是著名摄影家了。许多大红大紫的影视明星、歌舞明星、体育明星都曾出现在他的摄影机镜头前，狂野娇媚的，闭目凝思的，冷艳傲然的，青春靓丽的，无不在他变化多端而又恰到好处的镜头中，把瞬间定格成永恒的风姿，永远的美丽。当然，其中不乏拍一些“星儿”为大企业做广告，那是商业性

的,与摄影技巧相关,说不上什么摄影艺术。东方之一对广告摄影不感兴趣,可又时不时地接受邀请,用他自己的话说:玩摄影没有钱可玩不起来,添一个能出手的好镜头就得几万呢!

尽管他在二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先后有百余幅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并在日本大阪、法国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展出,其中有不少作品被收入《摄影家》、《人民画报》、《现代摄影基础与技巧》等大型画册。他自费前往非洲和印度拍摄的作品编辑出版后,在海内外已是声名鹊起。艺术的成就使得年近五十岁的东方之一依旧充满青春的激情,他始终渴望能够拍摄出版一本人体画册。

他甚至觉得,天下万物之美,再美也比不上芳龄女性的胴体了,人体艺术简直就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一种奇迹。那是富有情感的旋律,她可以调动人们无限的激情;那又是富有生命的雕塑,她可以激发人们勃勃的活力;那还是一首优美的诗,她可以丰富人们美丽的想象。有史以来,人体艺术一直是艺术家们孜孜不倦追求的题材和主题。

为了展示人体艺术,东方之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寻求理想的摄影模特过程中,他时时想起李白的诗《蜀道难》中的第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不过,东方之一最后还是说,老天爷懂艺术,赐给良机,让他在舞厅结识了才貌出众、气质非凡的冷月小姐,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当然,为了冷月能够成为他的摄影模特,东方之一也算是“上下求索”,煞费苦心了。

严格地说,冷月不是舞厅“小姐”,更不是模特小姐。冷月是饮湘江水长大的湖南妹子,二十岁,在她最美丽的时候,考入了温海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通过学习外语,冷月萌发了对欧洲文

化的强烈兴趣,朝思暮想有一天能够跨出国门,飞往法国飞往巴黎。可是,自费出国留学,谈何容易哪,考试是第一关,费用是第二关,签证是第三关,关关难过呀!不过,冷妹子虽然没有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充军的气魄,却有倔犟的性格。她曾在假期里去长沙同学家玩,就与同学一起去湘江畔的橘子洲头,站在当年毛泽东所站的地方,对同学说:“湘江水往前流,我就不回头。”

是啊,她天生聪慧又极其勤奋,同学们在学习本专业外,最多只选修一门其他语种,而冷妹子却选修两门,并在大四时全部过了六级。

说来,冷月真不容易,父母在她十岁那年就因家乡大山的泥石流双双遇难,她是跟外婆长大的。上大二时,外婆又年老病逝,唯一的一个小弟早由外婆送给他人收养了。如今,冷妹子没有一点经济援助,好在她每个学期都能获得奖学金和特困生补助费。可是大学毕业后的出国费用几乎是时时在敲击她的心。除了她外婆去世那个寒假,她是哭着回家又哭着回校的,其余的假期,她都在校外当家庭教师。到了大四,她已积攒了6700元,可这与赴法留学至少三十万人民币相比,尚不足九牛一毛。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学生家长在市五星级的枫林大酒店承包舞厅,热心提出聘她去舞厅表演节目,每晚200元。冷月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她寻思着当今的舞厅几乎没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到了那种环境有几个不往坏处想的。特别是男人们酒足饭饱之后,走进舞厅包厢,点个小姐往大腿上一坐,这里摸摸那里捏捏,不时对着电视机鬼叫狼嚎一番。那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没有友谊没有情感的肮脏世界,不过,每晚200元的酬金,确实对她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好心的学生家长一次次劝她去试试,说只不过是 在大厅的歌台上对着“老外”们唱几首外国歌曲而已,决不单独接客,更不进包厢;说歌台上还有聘请的钢琴师为

她伴奏；说每个晚上只安排演唱十分钟然后就可以退场回校；说这是五星级宾馆正常的商业行为与色情活动毫不相关；说按照“老外”的消费方式大多还给小费；说小费往往比固定酬金还高；甚至说荷花还能出污泥而不染，你冷月清高孤洁谁还敢欺负你不成？

为了实现在长沙橘子洲头的誓言，冷月忍住阵痛，停止徘徊，决定攻下第二关。她去了，她瞒着同学瞒着同乡更瞒着老师；她去了，她带着一颗扑扑跳动的心，带着一双似乎看不清雾也看不清花的迷惘的眼；她去了，她从习惯了的山沟沟里，外婆点亮十多年的煤油灯下走出，走进了她二十四个春秋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灯红酒绿的豪华舞厅。

第一个夜晚，作为学生家长的经理，让领班带她在更衣室选穿了一套洁白的长裙，胸前佩着一支鲜红的绸花，在钢琴师伴奏的音乐声中，在冉冉飘来的烟花的时候，她手持无绳话筒，用英语演唱了一首美国著名的歌曲《红蜻蜓》。看不见的似明似暗的舞厅四周顿时爆发出高低声不同的掌声。有先生呼喊道：“Very good, Very good, What I Sing is the song of red dragonfly of America”。冷月知道，是外国人在称赞她：很好，唱的是美国的《红蜻蜓》。立时，一位小姐手持一束鲜花，彬彬有礼走上歌台，说是代表八号台的加拿大朋友，谢谢小姐的歌声。

冷月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欢愉的感觉。还是在高二阶段，她因清纯貌美，被长沙一家歌舞团选中，聘她为合同制歌舞演员，在团里，她受到名师培养，学习了一年半。正式登台演出前，一位副团长心怀不轨，对她欲施非礼。冷月一气之下，辞去了歌舞演员一职，重又返回家乡的中学。补了半年课，才接上原来学习的课程。为这，歌舞团那位副团长还上门索赔团里所支付的培训费用，被已经知情的冷月的外婆骂了回去。所以，冷月学过的民歌

唱法及舞蹈技巧,直到这第一次登台,才正式展现出来。如同碧叶莲池中那孕育已久的荷苞,突然在一个湿雾散去之后的晨光中,终于彻底舒展开了纯洁而又美丽的花瓣。

这以后,冷月似乎是意外地认识了陪同外商前来舞厅的摄影师东方之一。开始,冷月对舞厅每一位男士都存有戒备之心,就像老鼠时时戒备着老猫一样,她甚至提防着一直关心她的舞厅经理,有几次经理转交客商致谢的红包,冷月也是小心翼翼左问右问客人有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直到经理反复说不会有事,才接下小费,然后像只小白兔机灵地下了电梯打个“的”悄悄回到校园。可她对东方之一却少了一份戒备之心,轻轻松松愉愉悦悦相处了半年,这其中有说得清的也有道不明的,如同许多人喜欢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等你,在雨中》一般,却说不清解不透这首诗古典美的艺术价值。

不过,对这次天牛降之行,冷月可是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犹豫彷徨,迈出这一步,比她迈进舞厅那一步要艰难十倍,甚至百倍。如果说舞厅是黄山的悠然观赏的玉屏峰,天牛降就是黄山令游人不堪回首的险峻的天都峰。尽管东方之一给她有一种自然的安全感,可毕竟是让一位青春少女脱去那洁丽而又飘逸的夏装,接受摄影师的裸体拍照。尽管东方之一带她去的是远离市区105公里且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的保护景区,几乎没有任何外人出没大山。可东方之一毕竟是个男性,而且可能是景区唯一的男性,万一呢……最后,冷月还是为了东方之一的摄影艺术,也为了自己再过一个学期后前往西欧接受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她还是决定“从玉屏峰再登上天都峰”。没有艰险的攀援,何以能够领略崎岖的风光呢?好在东方之一反复承诺,摄影作品只在美国出版。另外,他已与美国出版商签约,三个月后可获作品酬金

20万美元，他决定将这笔酬金全部拿出供冷月出国留学。

他们是头一天在山下小旅店住宿的，因为东方之一曾带函授学生上山住过，那是去年枫叶红遍的秋季，山上没有宿栖之地。原始森林中的景区，不能砍树折枝搭建草屋，也不能点火烤热熟食、惊散野兽、驱赶寒意，何况夏季的山上有蛇有蜂有蚊子。这回东方之一背着三副相机四个镜头还有一个三角架，虽说负荷不轻，气喘吁吁，可他看着紧随其后的冷月，背着服装道具神采飞扬的样子，想着魂牵梦萦的艺术追求将得以实现，心中不由荡漾起欢快的水花，这水花恰似飞溅而又洁白的山泉，从大山溪谷从绿树红花从鸟鸣莺啼中向前奔去，去追寻河流追寻大江追寻海洋。一路上，水花都在欢快地歌唱，因为追求是一种幸福，东方之一就有这样一种幸福的感觉。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崎岖的山路，有着说不完的趣话。

“东方老师，你说你从不对女孩子说假话，是么？”

“女孩子洁白无瑕，就像新疆和田的白玉一般。”

“那你能真真实实告诉我，你拍摄过多少漂亮的女孩吗？”

“对天发誓，从来没有过的。”

“讲假话吧？观音菩萨都听见了。”

“你以为漂亮女孩就能成为我的模特吗？我曾经去北京通过老同学穿针引线，找到一位特曲线特丰满特性感的专业模特，直到现在还后悔呢？花了我5800元。”

“说来我听听，是老师越雷池了吧？”冷月背着手，往路边一块立着的岩石上一靠，“歇歇吧，这天真热。说说你的风花雪月的故事。”

“不准这样对老师说话。”东方之一轻轻放下摄影包、三角架，也靠在阴凉的岩石上。

“OK! I'm wrong(好好好,学生有错)。”

“前年吧,我从一个梦中醒来,还没到上班时间,就去银行敲着门,我要提前提取全部存款,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要立即飞往北京,去中央美院,找老同学引荐一位专业模特。到了北京,我的老同学特帮忙,推出一位哈尔滨籍的刚从日本回国的专业模特。说真的,我被那位高雅气质,冷峻神情的来自音乐城的夏小姐所吸引。见面当晚,我就请她去了在北京很有名气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落座在提前预订的夏威夷豪华厅。美院的老同学,还有在当中帮忙物色的友人齐刷刷一下来了八位,全部到场作陪。三杯法国干红之后,夏小姐一语惊天:‘我可以保证摄影大师出大作品,获大奖,不过,每张作品酬金不低于三万元,在日本可不止这个数哟。’在座的一听都笑着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呢?一口正敬夏小姐的酒还含在嘴里,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不知怎地,竟从嘴角边流了出来,服务小姐观察细致,要帮我擦嘴,一桌人大笑起来。”

“后来呢?看中人家了,还不拍两张吗?”

“合约没有签下,白白消费了5800元,还算老同学面子,打了八折。你不知道,搞摄影的,没谁存得住钱的。我们走吧。”

两人又向最高的忽儿峰登去。

“东方老师,夏小姐以后,有没有春小姐,秋小姐呀?”

“不瞒你说,我最初去歌舞厅,还真不是冲你去的。”

“这我知道,老师是去找三陪小姐的。”

“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业余模特。”

“干嘛解释呀,找到梦中模特了吗?”

“找了几位,先后去我工作室试镜头,那些小姐,裸露动作倒是挺大方的,扣子一解,皮带一松,裙链一拉,你还没注意,她全脱光了。可就是没有肢体的艺术语言,手脚就像一根根木头棍

子；有的直立立地站在镜头前，不懂含蓄美；有的一副娇柔做作的样子，让你看了就想起《封神演义》书中的女妖。”

“别把人家女孩子说成那样子。”

“女孩和女孩大不相同呢。”

“Is who the teacher said Miss Xia? (老师说夏小姐?)”

“不，说另一位呢！”

“谁？”

两人走到一个清清的水池边，望着水中清晰可见的他们的倒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东方之一对着倒影，凝思少许，悠然如同朗诵一般：

“她从洗衣的小溪旁站起，披着早间淡淡的晨雾，忧郁地穿过一地落叶的竹林；她从莲塘的小船上站起，轻轻呼吸着幽幽的荷香，遥望着远处升起的云烟；她从斜阳中的篱笆墙边站起，臂膀上还挂着一串红红的辣子，笑迎着正在呼唤她小名的送信老人；她从静静的图书馆中的木椅上站起，把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贴在心跳的地方，向校园绿荫荫的芳草地走去……”

冷月从倒影中依稀发现，东方老师正在看着自己，知道老师在说自己的生活经历，突地萌发出一种甜蜜的感觉，仿佛一个少女夜半入梦，梦中依稀见到天天一前一后走在乡间小路上那个很帅的男生，天明醒来那种忽得忽失的美好遐想和感觉。

“老师还是诗人啊？”

“读过王维的诗吗？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摄影师一样需要形象思维啊。哎，知道刚才说谁吗？”

“I don't know, sir, don't speak out, OK? (不知道。老师，别说出来，好吗)这是山泉积累的水吧？”

“这是天池，七仙女常来这儿掬水喝呢。”

“我也想喝一口，可我掬不着呢。”冷月弯下腰，伸手触水，只

是指尖沾着水面。

东方之一放下摄影包、三角架，整个人扑睡在天池边的石头上，两手伸进水里，用手心掬着清凉的水慢慢移上自己右脸的侧部，“快喝，流完了。”

冷月蹲在地上急着说：“老师没洗手，叫我怎么喝呀？”

“快，舔一口，甜的。”

冷月见东方老师费劲地扑在地上，有些感动，也顾不着别的了，就蹲了下来，低头从他的手心上喝了一小口。

“呀，真的甜呢，你也喝一口吧？”

东方之一又一次伸下双手，为自己掬了一口。

“仙水，仙水，一口下去，长命百岁。”东方之一站了起来。

“呀，那喝两口，不就长命两百岁啦，老师再给我掬一口。”冷月俏皮地说。

“好啦，赶路，迟了太阳就大了，摄影一怕阴雨天，二怕大太阳。我们不能耽误正事。”

冷月站了起来，东方之一也站了起来，重又背起摄影包，提起三角架。一前一后，两人继续向山上走去。

“东方老师，下次我和同学们来，就在这天池里洗澡，也当一回七仙女。”

“好啊，那我就来当你们同学的警卫。”

“你当警卫？谁警卫你呀！”

“我发现你和同学们相处得特好。”

“那当然，我虽然学的是英语专业，同时又选修意大利语和法语，接触外语系同学就多些，一搞活动什么的，同学们就把我拉来拉去。”

“都搞一些什么活动呢？踢球？拔河？”

“我们外语系不搞那些活动。有一次，学意大利语的同学们

搞一个联欢,我参加了,还用意大利语朗读了十三世纪意大利北部诗人但丁的《神曲》呢。”

“才女才女,你能看懂意大利版,欣赏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达·芬奇和拉斐尔的著名画作?”

“我们外语系图书馆都有,阅读比口语简单。”

“你在枫林大酒店唱外国歌曲那么好,是不是在学校经常唱?”

“也不常唱,又不是音乐系。不过,去年学校搞校庆时,我用法语唱了法国国歌《马赛曲》,整个礼堂一片掌声。”冷月这会儿都陶醉了,有些像刚从法国参加世界美声唱法的获奖歌手,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无比兴奋地对学生们讲述参赛花絮似的。

“后来,就有男生给你写信了,是不是?”

“在大学,男生给女生写信,就像刮风一样,一阵一阵的。不过,给我的信,我只在他们原来的信封背面写上‘Thank you’两个字,原封不动再套个信封退回。”

“不读读信的内容吗?”

“人都不认识,谈什么恋爱呀。我可不愿意像小孩子搭积木,满怀热情,小心翼翼搭起来,之后呢?稍不注意,随时随刻就哗啦一下倒了。”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有独特思想。在大学谈情说爱不如多读些书呢。你翻译什么作品了吗?”

“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邀请我们系合作翻译出版一套丛书,老师让我用英语翻译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威尼斯商人》。两篇都入选了呢。”

“才女才女,真是才女。”东方之一又称赞道,就如同一个自己孩子才考上普通大学的家长,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的孩子考

上了清华大学,忍不住连声夸道:“乖乖,不得了,不得了,才子,你孩子是才子。”

“老师,再说我才女,我就不睬你了。”

两人边说边聊,拐过一个弯,突然被悬挂在路中央的两根长长的古藤吸引住了,路边一块石头上刻着三个字“生死藤”。

冷月停住脚步,抬头一看,哇,有五层楼那么高,从路边一棵参天古树杈上悬挂下来。

东方之一拽了拽其中一根长藤,解释道:“有个传说呢,想不想听?”

“快说嘛,为什么是‘生死藤’呢?”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对新婚夫妻上山打柴,突遇一只大虎追来,小夫妻吓得直跑,到了此处,见一长藤垂下,丈夫即扶妻子抓住古藤,要她向上攀援。妻子见老虎已逼近五步之远,死活要丈夫先攀古藤。眼见老虎将扑到脚跟,情急中突有神仙在云中看到,放下又一古藤,两夫妻奋力各抓一藤,双双获救。后人即在此处刻上三个字,表达了对天下有情人最美好的祝愿:同生死,共患难。”

“太感人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传说,而是真的。”

“是的,民间传说与真实事件是没有真假之分的,因为人们都和你一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冷月,我们也抓一抓古藤。”

“我们?”冷月原本抓着古藤的手,却松了开来,面对东方老师庄重的神情,不知如何是好。宛如一位初涉影界的姑娘,要演一段扑倒在男人怀里的戏,很是为难,面对导演又不能拒绝。

东方之一放下三角架,摄影包却还背着,双手紧紧抓住古藤,一吸气,脚一腾空。冷月依旧站在古藤前,犹豫地看着东方老师。

“快,我抓不住了,我的包在身上啊。”

冷月看了看身前漆黑的古藤，终于用双手抓住了它，一躬身，脚也离开了地面，仿佛小鸟扑闪着翅膀鸣叫着离开鸟巢飞向天空。

几秒钟的时间，双双松开了古藤。双方又对视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恍如一对男女演员演了一场拼死拼活亲吻了之后退出镜头一样，似乎还在戏中。

忽儿峰是天牛降保护区第一高峰。登上山巅，虽说是上午八点，太阳还没当头照下，两人圆领衫都已湿透。他们找了一棵古松树的荫凉处，冷月铺开红黄蓝三种色块组成的棉布，席地而坐，又掏毛巾擦着脸部颈部汗水，她没好意思将毛巾伸入胸部和背部。东方之一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移出几步，背过身去，飞快地整理着摄影器材。

“东方老师，这儿没什么景嘛。”冷月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环顾着四周岩石和松树。这位山里长大的女孩，确实看不出这原始森林的景区与她家乡的大山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的艺术圣地呢！”东方之一支起三角架，估计冷月已经擦去身上的汗水了，他转过身来，装着镜头，朝冷月说道：“冷月是这儿最美的景点，这儿的石块草地树干枯藤，都是你最佳陪衬的景物。只有你的到来，它们才能成为我的摄影艺术中的一部分。”

“喝口水吧？”冷月站起来，拿着她才喝了几口的矿泉水走近东方之一。“东方老师，你上次带谁来这儿的呀？”冷月不知怎地，提出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刚才老师说自己是这儿最美的景点，那么去年老师带谁来的呢？既然带过别的女孩来这拍过照片，干嘛还要带自己来呀？老师说过拍人体艺术片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既然追求到了，干嘛还要追求呀？